



中国城镇化新思考





3月18日，城市中国计划联席主席、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 Jonathan Woetzel（华强森），麦肯锡公司全球资深董事、中东及非洲基础设施项目负责人 Herbert Pohl（赫伯特·波尔）作为“城市会客厅”采访嘉宾，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一道，聚焦城市发展热点、重点和难点问题，以国际视角探讨中国城镇化。担任主持人的冯奎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，城市中国网总编辑。

冯奎：您认为中国城镇化有哪些本质特征或者鲜明特征？

华强森：中国的城镇化有许多特点，其中，规模、速度和进展是最突出的三大特点。除了中国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城镇化规模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工业化，提高生产力，这是中国城镇化的独特之处。

我还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——中国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，更

是社会的发展,并且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。中国城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,它将所有因素综合考虑,并立即着手解决问题。比如,我们在北京已看到了城镇化的一些负面影响,尤其是空气污染。有人将北京雾霾与伦敦烟雾相比较,虽然两者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上相类似。伦敦花了50多年才基本解决雾霾问题,而北京却必须立刻调动人力物力应对,这是中国的一大挑战,也可视作一大机遇。

郝伯特·波尔: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,中国城镇化道路与美国所采用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比较之下,我们总会感到惊讶,因为即使在中国的二、三线城市,居民都超过了百万。其他国家其实都在关注着中国,想了解中国的情况。

李铁: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有着相似的高速增长,城镇人口从百分之十几一跃过半。但中国城镇化与其他国家存在许多不同,中国完成了7亿人口的城镇化,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。

冯奎:中国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当中,应该重点研究哪几个方面的问题?

华强森:作为中国城镇化的参与者,我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需要重点研究三方面问题——首先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,不能总是徘徊在价值链的低端走低成本扩张之路,而要通过创新,通过与其他城市进行资源、人才和市场的协调和集成化,制定最佳发展策略。

其二，中国应该从以土地为本、以 GDP 为本的城镇化，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。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需要对不同城市具体考虑，不同人口规模的不同要求，并以满足各个人群的需求为导向，发展城镇化。

第三是环保问题。中国城镇化在计算成本时，需要考虑资源是否得到有效利用、环境是否受到不利影响等等，这些不仅是我们当前的问题，更将成为我们未来几代人的问题，只有审慎进行当前的发展，才能保住人类的未来。

郝伯特·波尔：我认为中国应该提高资源利用率。现在很多地方将资源和基础设施视为免费和理所当然的，这个时候，正确制定定价机制尤为重要。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针对交通堵塞等问题推行了一些定价机制，希望这样的模式能推广到其他资源及基础设施领域。

我还期待中国成为建造新城市的典范。城市发展并非一时风光。80 年前，圣路易市曾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，如今连前五也排不上，此外底特律的兴衰也是有目共睹。与这些城市相反，30 年前几乎没人愿意去的曼哈顿，如今却发展得非常好。这充分说明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转变发展模式至关重要。这也是我期待中国未来发生的转变。中国在应对城市化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，已经相当成功，但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，很可能也是发展（模式）方面的问题。

李铁：中国要在城镇化过程中，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，避免走弯路。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国际经验的不同点，如果生搬发达国家做法，只

会产生更多问题。就拿中美来说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5 倍，资源却不及美国的二分之一，如果中国也以资本替代劳动，人口就业问题就会成为另一个难题；而如果中国也修建宽敞的马路、大量绿地、森林公园和生态公园，就会导致资源的过度浪费，影响城市其他功能的体现。

因此，中国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时候，首先需要关注如何校正自身的发展模式；如何破除传统的城镇发展观；如何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，不能照抄照搬。

第二，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同时，我们又有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限制人口的流动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，无法学习他国经验。但有一点是我们必须面对的：在大量人口进入城镇的过程中，发达国家是在城市中解决城市贫民问题，而中国却是在排斥进城，农村人口的公共服务还要到农村解决，这就造成了城乡二元差异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。另一方面，被纳入城镇化的人口享受不到公共服务，依然停留在农村消费，无法带动内需。

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，在城市中解决这些贫民问题。2012 年，2.63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6982

